



我的新年,我的新布鞋

□周作秀

当蜡梅绽满枝头,当柏树的清香和着油熏味在空气中飘过,年便一天一天向我们走来。

耳际隐约传来那首熟悉的童谣:“红萝卜,咪咪甜,盼到盼到要过年,娃儿要吃嘎,大人没得钱。”是的,儿时的年很简单,没有烟花爆竹,没有美味佳肴,没有春晚,也没有压岁钱。但是我最盼望的还是过年,因为阿妈过年要为我们兄妹每人做一双新布鞋。

年关将近,阿妈先要量好脚的尺寸,早早地讨回最好看的鞋样,用硬纸块照着鞋样剪下来,然后将笋壳、旧布料垫好几层,做成鞋底。晾干后,纳鞋底,做鞋面,甚是认真,因为这是我们的新年礼物啊。

冬日的午后,阳光像一层薄纱,温柔地覆在院坝边。阿妈坐在竹椅上,身旁是散落的麻线和纳了一半的鞋底。她一边和邻居婶婶拉着家常,一边熟练地搓着麻线,手指翻飞间,麻线便如银蛇般缠绕成团。纳鞋底时,针头嗤嗤穿过厚实的布料,麻线被呼呼地扯紧,在阳光下划出细小的弧线。为了让鞋底更牢实,她有时会将麻线在手上绕一圈,手腕一拧,力道均匀地渗进每一针。

我总爱蹲在她身边盯着鞋底正面密匝匝的针脚与底面疏朗的纹路,好奇地问:“阿妈,为啥两面的针脚不一样?”阿妈笑道:“正面要耐磨,扎得密实;底面要透气,就得留些空隙。”她眼角沁着细汗却浑然不觉。阿妈做的鞋面很讲究,她将事先打好的布壳照着鞋样剪下来,再将花布贴在上面,晾干后,将鞋口收边。最后将鞋面和鞋底缝合起来,这样,一双布鞋才算完成。

年三十,阿爸从外乡供销社回来时基

本就天黑了。我们准备好年夜饭,一家人吃着团圆饭,说着一年的收获,说着一年的不易,来年的打算。

吃过年夜饭,阿爸便将他买回来的胡豆或花生和着沙一起炒,炒熟后用筛子把沙子筛净,放冷后装进陶罐里,等到初一早上才会分发给给我们吃。阿妈则从衣柜底摸出几双刚做好的布鞋分给我们:二哥的蓝布鞋面朴素如夜空,我的花布鞋面却红白相间,在油灯下泛着暖光。二哥动作快,穿上跺跺脚,连声说:“合脚合脚!”我迫不及待套上花鞋,脚趾触到内里柔软的棉絮,好暖和。母亲用手捏捏我穿着新鞋的脚,轻声说:“明天穿去和小伙伴玩吧。”我蹦蹦跳跳在屋里转圈,鞋底与地面摩擦的沙沙声,像一首无声的欢歌。试穿完新鞋,我才万分不舍地将鞋放到柜子上。

窗外夜色已浓,屋内的油灯依旧明亮,映着母亲眼角细密的纹路,也映着我们兄妹脸上绽开的笑容。那些纳鞋底的日夜,那些麻线穿过的声响,都化作了冬日里最坚实的温暖。那时候过年没有春晚,也不守岁,不放烟花爆竹。我们在期盼中,睡意朦胧了。

初一大早,我们穿着新布鞋去给阿爸阿妈拜年,阿爸便将一把炒胡豆塞进我们手里,笑容里满是年味。

天放晴了,阳光洒满院子,我们穿着新鞋,蹦蹦跳跳奔向外婆家拜年,鞋底与泥土轻触,踏出幸福的节拍。阿妈的针线织的不只是鞋,是母爱,更是家的温度,在时光里愈久愈醇。

如今,年货多了,却不知道想要什么;年夜饭丰富了,却不知道想吃什么;心心念念地回家过年,可老家已经没有了;想给阿爸阿妈拜年,却找不到他们了……那一双双花布鞋,一把炒胡豆,已是铭刻在我生命里最美好的篇章。

又近年关了,耳边又响起那首动听的童谣:“红萝卜,咪咪甜,盼到盼到要过年……”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丁家中学教师)

面馆里的烟火

□张绍琴

招牌写的是刀削面,其实也在经营各种炒饭、炒菜、米粉、砂锅、干锅……当然,刀削面是主角。

不足10平方米的店堂往里走,上三级台阶就是厨房,隔墙中间留一个窗口,店主操作时可看到进店的客人。我对着窗口大声喊:“老板,二两刀削面,加个蛋。”“素的加蛋?”他确认道。“是的。”答完我心中暗想,这老板真实在,咋不知道营销术,比如问牛肉还是肥肠加蛋?说不准我抹不过面子会顺他的意思变成“荤加蛋”呢。

别看面馆小,但经营10年以上,在这一片小有名气。店主一家三口,忙得像三个陀螺。除了进店用餐的,周围做生意走不开的、单位值班的,一律电话点餐。店主儿子从学校毕业后在店里负责送餐。点餐的人常常几个人组合着吃,一盆米饭,几个炒菜,一个汤,一个佐料碟。菜出锅后,老板娘和儿子麻利地封上保鲜膜,盘子碗碟重重叠叠装入长方形的送餐盘,儿子一刻也不耽误,拿起餐盘便匆匆出门。电话点餐的多,饭后要及时去收碗筷,一天来回得走十来趟,所以这活路也不轻松。

我等待时,又进来两个用餐的:男的,一两小面;女的,二两素刀削面。老板确认一遍,声音并不因金额小而流露出丝毫嫌弃,一如既往地如老朋友般的亲热:“小面一两,素刀削二两,加辣椒不?”说话时也不抬头。老板娘在旁边打着下手。

炒菜出锅两盘后,送餐的儿子又回来打包了。厨房飘出一股香味,刺激着我空空的肚子。我站起来望向厨房,老板娘正拿个蛋在锅沿上磕一下,终于给我煎鸡蛋了。这时又进来三四个食客,各自对着窗口招呼着自己要点的东西。

终于等到削面了。老板动作熟练、从容。只见刀和面相逢,嚓,嚓,嚓,像锋利的镰刀吻上熟透的麦秆,寸许宽的面片,从一

团柔顺的、微黄的面团上,飞雪般簌簌而下,划着弧,闪着玉的润泽,一头扎进沸水里,在锅里沉浮。削完面,老板继续掌勺炒菜,女主人则边打佐料边等面块熟了盛碗。

面端上来时,浓郁的香气四溢。摊开的鸡蛋饼铺在上面,像一枚太阳,薄薄的。搅拌一下,酱汁、辣椒油、面块、葱花、花生碎、黄豆等佐料一一浮现。

面块并非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的宽如柳叶,边缘薄得透明,中间却有一条柔韧的脊梁;有的窄如韭叶,打着轻盈的旋儿;还有刀锋转折时无意造就的三角形的小小面鱼儿。它们带着手掌的温度与刀刃的硬度,让麦子、水、力气和时间,在一次次的揉与醒中达成和谐。

我挑起一块面入口,先是被酱汁的咸香拥裹,接着,面本身的魂魄显现出来。它不像寻常面条那样一味地滑软,而是显得筋道,牙齿切入时,能感到微微的、令人愉悦的弹拨。咀嚼中,体会着面块从一颗麦粒走到碗里的漫长路途,路途上有阳光,有清风,有石磨或机器的吟哦,有手掌千万次的揉搓。此刻,全都沉甸甸、香喷喷地落在我的舌尖上。(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副主席)

华蓥山雪

□万艳

汽车向上爬行,放眼望去,苍黄的天空底下,大地萧瑟肃穆,群山缄默兀立,世界仿佛丧失了表达的意欲。

海拔越来越高,一路走一边张望,试图捕捉雪的踪影。天空似有还无地飘着些半透明的轻絮,散淡而写意,如一些莫名的情绪。车速加快,渐渐地那些散淡写意的情绪越来越浓,越来越密,大片大片地扑来,热烈、急切地拍打玻璃窗,瞬间又泪痕恣肆,像许多来不及的探究,来不及的追问。

汽车终于到达山顶,戴上帽子、手套,裹紧大衣,一头钻进茫茫大雪里。没了车速的追赶,那些雪不再如先前那样急迫仓促,而是矜持地、优雅地、抒情地拽着白裙飘飘而来。

张开手,仰起脸承接这天地之恩宠。寒风清冽拂过,雪花纷扰沾惹全身,顺便给眉毛、睫毛镶上亮钻。脸上有晶晶凉凉的痒,轻拭,雪感动地化了,伪装成眼角的泪滴。站立山顶,俯瞰千山万壑,华蓥山绵延起伏,延宕至目力的尽头。重峦叠嶂,皑皑白雪之下,丛丛松柏成阵成列,如铮铮傲骨,森森然、凛凛然地勾勒着山势和山魂。

下山的路上,车子闯入小径,两边修竹夹道,刚容一车通过。雪压竹弯,躬身搭棚,筑起幽幽长长的迷宫。好奇钻进,四周竹节咔嚓作响,如礼炮相迎。

终于,穿出竹林,眼前景致骤变清新婉约,一改先前的大开大合。我们如爱丽丝闯入童话仙境,又如武陵渔人误入桃花源地。

四顾田园铺陈,村舍俨然。白雪轻缠竹篱,清晰地拉出简单的线条和构图。园内青蔬覆雪,若隐若现,朵朵盛放如莲。无雪的日子,那些低矮的,平素只是堆放杂物的牛棚鸡舍,茅檐低小,粗陋简便,因了白雪的粉饰,便玲珑精致得可爱。伫立,等候柴扉吱呀,期待从那儿走出美丽的白雪公主。

而世界仿佛是死寂的,白雪凝固了村庄,寒冷封冻了天地,没了飞鸟,绝了走兽,湮了人迹。但我知道,在这白茫茫的表象下,蛰伏萌动着万千生机。细嗅,凛冽的空气中夹杂着丝丝幽香,“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墙下腊梅悄然吐蕊;谛听,雪径深处传来冷冷清响,一路羊群环珮叮当逶迤而来,见有生人挡道,飞快拱进篱笆,不客气啃起农人的蔬菜。

拾级而上,踩下一串新鲜的脚印,前方,终见一排粉妆玉砌的农舍,如童话里小小的城堡,屋顶竟有缕缕青烟袅袅。

叩门,欲讨一口热茶,开门的不是七个小矮人,而是笑脸相迎的一对白发夫妇,老人热情邀我们围坐火炉,把茶促膝共话家常。唠乡野俚事,摆子女儿孙,聊鸡鸭瓜豆,话眼前瑞雪能兆个丰年……

不觉天已向晚。推门而出,与溯风打个照面,禁不住一阵瑟缩。巍巍华蓥城默横亘,千山暮雪皑皑如被静静笼盖世界,天地欲眠,梦里好去酝酿,酝酿下一段故事的精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巴文化传说(外一首)

□王明凯

每一段传说
都是古代巴人的神话
那个叫“巴”的族群,头顶白虎纹
在巴务相廩君的率领下
从武落钟离山的岩洞边出发
长阳而夷城,夷城而巴枳
在江州城头,举一面旗帜叫“巴国”

那位被称为“巴蔓子”的将军
站在高高的城墙之上
头颅抵给楚王,城池留给百姓
鲜肉染红了巴国旧地
忠肝义胆,比站立的城廓还要坚硬

那位叫“清”的巴寡妇
用朱砂焙熟了秦汉的一片天空
她是秦皇眼中的“一姐”
奉献巨资修建了万里长城
用忠烈,换来了一座御赐的怀清台

一段传说,就是一段历史
根从巴山上长出来
血从巴水里流出来
唱的竹枝词,跳的巴渝舞
一巴就是三千年,还在一直巴下去

巫溪民间故事

吊脚楼悬挂在大宁河上
一边住人,一边住宝源山的风景
卤水从白虎走过的蹄印里涌出
被经验丰富的老盐工
在巫咸国的月色里,熬成了白霜

盐道随峡谷漫延开去
整条大宁河,响起了船工号子
那些被篝火烘烤的夜晚
龙门阵,在豁了口的酒碗里发芽

——青年花子用碧瓜水救乡亲
把自己化成了花子山
恋人白玉殉情,仰卧成一座山梁
两山相对,曰“美女晒羞”

——仙人怜悯山民的贫困
把泉水变成了醇香的美酒
村民饮毕,还贪心地索要酒糟
仙人怒收了法术,谓“人心不足”

故事是一条河
从巫咸古国流到现在
流不尽的,是河水,是盐泉
是巫溪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乡愁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轻轻地飘过古佛山

□李黄英

真想,站在这清幽的山里
沉默地开放
沉比梦还轻的云朵
和石头一起
在风雨中慢慢变薄

然后,洒下一路金黄的微笑
像一个小小的火把
把荒凉的原野点亮

像野菊花金黄地路过秋天
我轻轻地飘过古佛山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儿童诗集《和阳光握手》出版

2026年1月,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钟代华创作的儿童诗集《和阳光握手》,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钟代华出版的第15部诗集,也是他的第13部儿童诗集。这部诗集收录70首近年创作的童诗佳作,以诗意的语言、纯真的视角和温暖的笔触,为孩子搭建了一座穿梭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学桥梁。

